宋槧太平御覽

1 3
403
54

輜重

輜重（後漢書注曰輜車名也）

釋名曰輜廁也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險害之也（出其所必趣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致故王子曰一夫當穴萬鼠不敢過言守之上也）故飽能飢之（其絕糧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捐弃）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此三者也委積芻草之屬）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

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音麾）下不然必爲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後漢書曰董訴許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東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鍖□林切）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瑯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源泰山臨淄等）令部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綃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三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封待趍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

戎車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虎賁三千人與紂戰于牧野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軍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旗前有虞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音勁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傳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斬鞅絆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會諸侯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謂隨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穀梁曰趙盾長轂五百乘地千里

古司馬兵法曰戎車夏曰鈞車先正也鈞設準望遠近計車量地以立疆正者什伍之例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寅敬也前有旌旗幟所以知變化示應而不失周曰元戎元良也前立伐惡立善之旗所以知善之所在先齊良善而後伐之

文選曰輕車霆激驍騎電驚

戰艦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

後漢書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舫箪下江關舫箪以木竹爲之浮於江水上爾雅曰舫汎也郭景純曰水中箪筏也華陽國志曰巴蜀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舫卽舫字古通用耳箪音步佳切汎音芳劒切詛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闕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撓攕也爾雅曰攕謂之撓又謂露撓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

晉書曰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槔以拒之結皐不爲害

又曰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卽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贛古暗切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書曰陸納反叛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卽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爲名

南史曰梁徐世譜從陸法和與侯景戰於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舸艦火舫水軍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辨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間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

周書庾信傳曰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云麾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

隋書曰楊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疋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舸艦等各有差

唐書曰曹王皐性多巧思常爲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迴

風鼓浪其疾如掛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爲从不可敗性

纖悉每遣人糧肉必常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署布帛令

縱書其幅而印之絕吏之私易

三國典略曰梁陸法和多聚兵艦欲襲襄陽寇武關梁王

使止之法和謂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當不希釋梵天

王坐處豈規人主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香火因緣

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不可改也

又曰梁陸納叛湘州時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日

青龍一日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魏武軍令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

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幡鼓各隨將

所載船鼓三通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

左前後不得易處違令者斬

通典曰水戰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素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又曰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幟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又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又曰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掉孔舷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又曰走舸舷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又曰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槳音將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又曰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傅玄正都賦曰飛雲鷁首龍舟餘皇艨艟水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懸旆光天征鐸琳琅凌波泝流星列鴈行

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亭障

後漢書曰馬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

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河上至安邑前漢書曰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咸陽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也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

又曰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九數緣邊愁苦詔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道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晉書曰涼武昭王嵩脩繕燉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唐書曰竇靜檢校并州大總管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詔從之

又曰馬燧置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由於此燧乃按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

又曰楊朝晟爲邠州刺史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入寇寇則戰戰則無服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奈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脩復舊制安固封疆按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

通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與集師徒繕脩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内多虞諸華屢驚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安休是用弘遠之謀脩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勤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張昌宜充右神策將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杜彦光充鹽州刺史所應板築及緣脩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脩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彦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邊將士等畢事便令放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疋朕情非爲已悉在靖人咨尔將相之臣忠貞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勉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初貞元三年鹽州爲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其爲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叱干遂統兵五千與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彦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又曰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慮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怪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鎭從前因循不修常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獲屢爲蕃寇掠奪祐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

三國典略曰齊司徒斛律光築吞周平隴定誇三城於墳上

營壘　烽燧　京觀

營壘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浸潮不可處軍也亟紀力切爲交軍於斥岸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戰而稠樹以爲固守也此處斥澤之中當背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陸處易車之利也而右背高前

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士之辱也

左傳曰許伯致師御靡旌摩壘而還

史記曰黃帝脩德振兵與神農戰于阪泉之野以師兵爲營衛

漢書曰周亞父軍於細柳天子入壁門而不得進上曰此

眞將軍

又曰李陵沒稽山與單于相值可三萬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前行持弓弩令曰聞金聲而止虜還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知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絃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後漢書曰岑彭伐蜀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粟勞遺赤眉赤眉長老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必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又曰第五倫少介烈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

又曰吳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

東觀漢記曰龐萌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魏志曰鄧艾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皆笑之

又曰諸葛亮死軍退司馬宣王幸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

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氷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所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

晉書沮渠蒙遜載記曰段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地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滅

又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

又曰成都王穎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撤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假節穎至朝歌每夜寻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像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

崔鴻後趙錄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縣保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

宋書曰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梁書曰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高旗巨艦過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覩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

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强弩攻其前輕銳躁其後徑衝其中景遂大潰弃城而遁

後周書曰楊猛鎮潼關封郃陽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

唐書曰德宗幸奉天李晟赴難李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攻晟乃出陳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斂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云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三國典略曰蕭紀兵次西陵艫舳旌戈翳川曜日護軍陸法和於硤兩岸築二壘運石塡江鐵鏁斷之梁主令法和壘北斷白鴈城道別立小柵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博物志曰虞士東里隗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蓋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張軍虞將必避七舍七殃太公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虞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虞將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湖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故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閒也何謂湖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卽人所聚五穀虞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虞將也

太白陰經曰候月營形象候月皆背山崗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候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候月門左置下弦門

文選曰夜薄休屠營

盧思道從軍行曰平明候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燧烽

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夜乃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舉烽火叩賊鼓方喜王欲后喜輒詐爲之後犬戎兵至舉烽火叩賊鼓群臣不救皆曰王欲后喜耳遂殺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漢書曰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幷州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又曰馬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人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脩烽燧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自首伏其明察如此

隋書曰突厥染干爲隣部戰敗與長孫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寇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唐書曰元和中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帥九百七十五人今遠近無虞畿內烽燧請停從之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不以言

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陰者爲來法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弃市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燧近沉浮權四星在轅尾西邊地
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之井桔槔火錘
其頭若警急燃火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人見烽火
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姦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
有急以光傳之
黃帝出軍決法曰行軍行兵兩敵相要地形不便望見烽
火不得爲客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
迥道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准臺高
五丈下闊一丈形圓
又曰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
爐烽如有動靜舉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三
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晝日遊奕候視
至暮速卽作食喫卽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閒見烟
火夜閒掩襲捉胯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宿止以聽賊徒
如覺來報烽家舉烽遞報軍司如覺十騎以上五騎以下
卽放火炬火箭前鋒應訖卽滅火若百騎以上二百已下
卽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卽
同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鋒應訖卽赴軍若虜走不到軍
卽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
之烽卽須差人急走告知既置爐烽軍內卽須應接又置
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摠管云
某道烟火起大摠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拓每烽
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火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音達吳郡

徐敬業古意曰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

北門行曰羽檄起邊庭烽火入咸陽

張景陽雜詩曰長鋏鳴鞘中烽火烈邊庭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燋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遥見鼓可遥聞須臾百里

京觀

左傳曰丙辰楚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武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屍以爲京觀積屍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尅敵必

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喻不義吞食小國也

又曰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鄴邵封少水封晉屍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崔鴻夏録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梁書曰天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仇匹也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車也衝衝車也櫓城也）

左傳曰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之以獻於楚楚子使反其言三而後許登諸樓車（所謂雲梯）使呼宋人而告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春秋感精符曰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衝車屬武將輪有刃衝着劍以相振懼（宋鈞曰衝陷敵之車也輪有刃鑿輪着刃也衝馬轅也）

漢書曰衡山王賜謀反使枚赫陳喜作輣車又曰膠東康王寄作橫車戰具以備淮南事及漢治淮南

事連寄寄發病死

後漢書曰王尋王邑攻光武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紀力切）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遇或謂過也）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其高也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瞰臨城中（俯視曰瞰）旗幟蔽野（廣雅曰幟幡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或爲地道衝輣撞城（衝撞車也詩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步耕切）

又曰黃巾賊起盧植征之連戰破賊張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緩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

袁山松後漢書曰朱儁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復以韓忠爲帥儁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臨之因僞脩攻具曜兵於西南儁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兵甲衝輣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後尋邑環昆陽城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城中或爲地突或衝車橦城積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鬭車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不可用伯升遂作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鬭車上

又曰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侵見便鈔掠退阻營塹來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

又曰吳漢常獨厲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太祖戰不利復壁表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

魚豢魏略曰郝昭字伯道守陳倉城爲諸葛亮所圍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之人皆燒死

韋昭吳書曰督將張異攻麻屯敗使將王吉作臨車雲梯尅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眞夏尚等到江陵連屯圍城攻擊甚急眞等起土山鑿地突樓櫓臨城征北將軍朱然在城中晏然無恐隨形勢立備巧不得施

張勃吳錄曰黃武二年曹休令臧霸以輕船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王隱晉書曰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

又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斂諸侯材板簿櫓以爲攻具

又曰段匹磾所立代郡太守辟閭嵩與劉琨鴈門太守王處後軍謀殺磾奉琨密作攻具欲夜襲磾磾兒强取處女爲妾遂以攻具告磾磾遂斬王處辟閭嵩及其徒黨

王韶之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絕人使爲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懾城內知亡矣

晉起居注曰徐道霸蟻聚堅城因山固守令董率諸軍圍塹四合高撞雲梯三方並攻即日登城斬徐道霸以釁鉦鼓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主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格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苞漢趙記曰麟嘉三年太子粲討趙固郭默於洛陽默使耿雅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柵而入太子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出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今上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噓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潰

高間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至遼東爲衝車馳道以攻之

崔鴻前涼錄曰麻秋晉攻抱攻圍塹數重雲梯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秋衆傷數萬

崔鴻後涼錄曰將軍竇苟從呂光攻龜茲每登雲梯入地道墜落蘇而復上

車頻秦書曰苟長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尅之

沉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塹造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

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狸遂攻圍懸瓠行汝南郡事廣陵陳憲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又曰僞燕主慕容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返太山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故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爲界獻馬千疋不聽

又曰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且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等北討諸軍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諸軍鼓噪陵城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先登生擒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抱之造拋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宋起居注曰劉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衆車虎士攻城鉤車至城東南樓下逆賊程天祚等道窮數迫仍乞降附

齊書曰殷琰反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塹琰乃始降

三國典略曰侯景作火項木驢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雉尾矩灌以膏臘取擲焚之乃退

梁書曰侯景爲曲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羊侃作短
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
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墜虛彼來
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
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
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
人若少不足當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
劒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
赴水死者太半矣

隋書曰遼東之役何稠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
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
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製

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
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
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

唐書曰姜確爲交河道行軍副總管率衆數千先大軍出
伊吾趣柳城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紀功
碑確磨去其文刊頌國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負險阻城用稽
天誅臣土山陵其城樓櫓攻具備設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將垣遵踰城歸順高祖使遵等
治攻城撞車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塹

周遷輿服雜事曰轀輬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
至敵城下

又曰漢世祖造大戰車駕數牛上設樓櫓置疆塞之外以拒匈奴

酈善長水經注曰交州刺史檀和之軍次區粟進逼城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風烈火颺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已上坑截無赦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火器攻城圍邑有攢楹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又曰凡三軍行師領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又曰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騖冥之車周旦爲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咠車（並戰具也）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雷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副也晝則爲光夜則爲星）方頭鐵搥（重八斤亦軍備也）大柯斧（重八斤一名鈇鉞軍備也）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尺轉關鹿盧八具）天船（一名天蒙以濟文水也）鷹爪方凶鐵杷（柄長六尺）天陣（日月斗柄杓一左一右一仰一背此爲天陣）地陣（丘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楹臨衝（攻城圍邑）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衝大櫓（三軍所須）雲火萬炬（以防火也）吹鳴箛（威振萬里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杷是其矛戟簦笠是其兜鍪鏁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車試法曰諸出軍行將屯營置陳必法天之圓法北辰爲上將角爲衝車訾爲鈇鉞敵當衝車者敗當鈇鉞者亂

又曰諸出軍行將屯守攻陣設壇祠禱戎器皿塗金鼓神攻具必以斗加四季時令朱雀所居神與今日日上神王相而克

莊子曰梁麗可衝城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墨子曰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擊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又曰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取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解帶爲城以諜爲械公輸九設攻城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械盡墨子禦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拒子矣墨子曰子之意不過欲殺臣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又曰禽子問雲梯既施爲之柰何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攻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矣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

尸子又載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傅子序馬鈞曰鈞石車敵人於樹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曹植征東賦曰循櫓於清流汜雲梯而容與禽元帥于中舟振靈威於東野

陳琳武軍賦序曰廻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菉十里荐之以棘迺建脩櫓于青霄窺深隧于三泉飛梯雲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祕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曰鉤車轀轥九牛轉牽雷呴響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臨雲閣虛構上通紫霓下過三壚

繁欽爲史叔良作移零陵檄曰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設

袁宏祖逖碑曰逖爲豫州刺史蔕時君樞未旋羣寇圍城衝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爲吾

誰爲死并力齊赴卷甲宵起遂陷堅陣負戈而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兵部六十八

攻具下　　旝　　鹿角　　箛槍

弋

攻具下

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土回功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粮多而人少攻而勿圍粮少而人多圍而勿攻

又曰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音光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乎相檢飛於雲閒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床上建雙脞脞閒橫括中立

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竿首以竇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石弩以鐵鉤繩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挂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幹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鍱音業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破其下舁直拄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又曰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卽孫子所謂距闉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柱閒而燒之柱折城摧謂之柱折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卽今之版屋也

又曰以版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閒使趫捷者大白陰經曰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又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荅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法古不妙非合今之用也今述所便於事者如後謂浚湟深池增城修堞懸板爲懸門重門也

又曰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爲闇門多少臨事今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或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踴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又曰塗扇以泥塗城門扇厚可三寸備火

又曰鑿門爲敵所逼門先自鑿門扇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

又曰塗棧以泥塗門上木棧厚可五寸備火

又曰轉關橋一梁爲橋梁端着橫括接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泰用此橋而殺燕丹

又曰積石備拋石大小隨事以板爲之跳出爲櫓

又曰樓櫓却敵上建候樓以板爲之跳出櫓出墻三尺內着橫括櫓

又曰笮籬戰格於女墻上跳出櫓端安轄以荆柳編爲之長一丈闊五尺懸櫓端用遮矢石

又曰布幔以複布爲幔以弱竿懸挂於女墻外去墻外七八尺以折拋石之勢矢石不復及墻

又曰木弩以黃連桑柘爲弩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二寸以絞車張之大矢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又曰鷺尾炬縛葦草爲炬尾分爲兩歧如鷺尾狀以油膩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便騎木驢而燒之

又曰松明以木明燒之夜以鐵鑲縋下巡城照敵人乘城而上

又曰脂油燭炬燃燈秉燭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

又曰行爐融鐵汁爐舁行於城上以灑敵人

又曰遊火以鐵筐盛火加脂膩鐵鑲懸縋下燒穴中孔城人

又曰灰麪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目因以鐵汁灑之

又曰連棒如打禾連柳狀用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又曰杈竿如槍刃爲兩歧用叉飛梯及人

又曰鈎竿如槍刃兩旁有曲刃可以鈎搭

又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

又曰天井敵攻城爲地道來乃自於城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以火薰之敵人自焦灼

又曰地聽於城內八方穿鑿井各深二丈令頭覆戴新甕於井中坐聽則城外百步之內有孔城地道者並聲聞甕中而辯知方所近遠矣

又曰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又曰鐵菱杖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又曰陷馬坑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十字相交狀如鉤鎖以覆芻草葦木加之土種草實令生苗蒙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衛公兵法曰坑如亞字相連以草及細壒覆其上）

又曰拒馬搶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從橫安槍（一作檢）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門要路巷人馬不得奔馳

又曰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加短木爲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爲女墻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欄干行於柵上懸門擁墻壕塹拒馬防守如城壘法

太白陰經曰蜀鑊鐵鑿（音塹）蜀鑊短柄鑊也鐵鑿鑿井鑿城也

槍

許愼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爲機以拒敵也從方會聲一云從衣會聲

左傳曰周桓王伐鄭鄭爲三拒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杜預注曰旝旗也執以爲号令

魏武本紀曰上與袁紹軍於官度賊射營中行者皆被甲衆皆恐上令傳言旝動而鼓說文曰旝發石車也乃造發石車擊紹櫓一日盡壞紹衆號之礐礰車

沈懷文宋侍中趙倫之碑曰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旝動則敵車霧消

鹿角

袁曄漢獻帝春秋曰揚州刺史劉馥上言荆州牧劉表與會稽太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塹許設鹿角砦

王沈魏書曰李通拜汝南太守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與諸將擊之通親下馬入圍拔鹿角勇冠諸將軍

魚豢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爲偏將軍大和中在長安及子牛之役霸占爲前鋒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閒賴救然後解

魏志曰徐晃討關羽於樊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魏太祖令曰賊爲塹鹿角十里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甘寧拔曹公鹿角踰壘入斬數十人

王隱晉書曰馬隆爲武威太守之郡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進攻則木屋抱輪並戰並前虜弗能逼

干寶晉紀曰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

兵數千人以爲衛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
皆從於是司馬懿閉四城遂與太尉蔣濟俱屯洛水南浮
橋奏罷爽兄弟爽不知所爲芳還宿伊水南發屯田數千
人樹鹿角爲營
晉惠帝起居注曰王浚乘勝追石超軍於斥丘超持重不
與戰以鹿角爲營一云以鹿角步安立營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
以禦盧循
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公
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闉不合連車置水中
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魏武帝表曰臣前遣討河內獲嘉諸屯獲生口辭云河內
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爲汝
守不從其言者卽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
臣輒部武猛都尉吕納將兵掩捉得生口輒行軍法
諸葛亮教曰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壞力斧千餘枚賴賊已
走若未走無所復用
晉宣帝教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爲三軍作營壍壘又
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塞諸郵漏處
諸葛亮軍令曰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衝後敵已
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
魏武軍策令曰夏侯淵今月賊燒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
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捕之賊山上望見從谷
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
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爲督帥尚不當

親戰況補鹿角乎

王曠與楊州論討陳敏計曰賊今下屯固橫江又云復據烏江皆墜壘彭排鹿角步安嚴峻以襲歷陽諸軍

辛昕洛戍時與桓郎殘曰桓振武今下官將千二百人奄襲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墜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時不尅

弶槍

張揖廣雅曰弶謂之弶槍弶音狐

服虔通俗文曰剉蓋傷盜謂之槍何承天纂文曰弶音就弶槍也

謝靈運自理表曰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方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有司奏賊帥劉胡等從南城蘭道領馬步萬餘人樹排槍陌山從東五道直來攻營

杜預奏秦州軍事曰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爲寇穿壍不如作馬垽馬垽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著垽中訖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蔡謨與何驃騎書曰公失櫓上人吾亦矣在深草中立櫓無故以櫓自標令賊見之而自不得見賊賊不病癡何故不來取邪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弶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邪

弋

張揖埤蒼曰拱大弋也

許愼說文曰繳弋也麋弋也

太公六韜曰委環鐵弋長三丈千三百

左傳曰齊人戰獲臧堅使宿沙衛喭之曰無死堅曰使刑臣禮於士以弋抉其傷而死

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壍竪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壍而車輪以大弋掾穿中又堅輪障其前韋昭吳書曰賀齊討賊陳僕於林歷山山四面壁立不可攻齊乃陰作鐵弋於賊不備處以弋拓山爲道夜潛上破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兵部六十九

角　金鼓　鞞　鞀　鐃

鈴　鐸　刁斗　柝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世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山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或云本出吳越

晉書安帝紀曰桓玄製龍頭角或曰所謂亢龍角者也

晉中興書曰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

又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毦副毦音餌

宋書曰張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

襄陽耆舊傳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波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與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三國典略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是齊主入庫賜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也

史苓武昌記曰武昌山有聲如吹角

辛氏三秦記曰河西有沙角山山頭積沙則鼓角鳴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摹經案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幽明錄曰晉司空郗方回葬婦於離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冢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冢發開鼓角聲自是多此如○陶侃表云奉獻金口角

石勒別傳曰石勒永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師歡家庸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世說曰樂令有親客闊不復來樂問所以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角邊漆畫作蛇樂意疑是角影入杯中復令置杯酒於前覩謂曰君更看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樂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消又一本云角弓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己被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群臣於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蛇之翹首似雄虹之帶天

衛公兵法曰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擂鼓一千槌三百三十三推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又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鼓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賊寇先軍即急擊鼓中軍後軍聞聲急須向前赴救中軍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軍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軍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

又曰諸行軍立營數則萬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途飼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有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迫急過

金鼓

釋名曰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節爲號令賞罰之節也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金鼓金禁也爲進退之禁也

詩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曰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以靈鼓鼓社祭靈社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長八尺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十金奏謂樂正擊編鍾也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又曰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於弊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懼好逆使臣茲弊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憑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乃釋之

又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輅文王所以大蒐也

又曰簡子曰吳伏弊歐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也

又曰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哈玉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以死也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焉

後漢書曰光武徇河內韓歆議欲城守岑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鼙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進說俱獲免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顯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前天蔽日鉦鐸金鼓雷振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千里

齊地記曰城東有上祠山上有石鼓舊說云將有寇難則鼓自鳴所以豫警備也

吳興記曰長城縣有夏架山石鼓盤石爲足長老云鳴聲如金鼓鳴則三吳有兵

東方朔傳曰朔初生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而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事鉦鼓之教

周髀曰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將執大鼓

呂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又曰周宅酆鄗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堡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悅笑之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眞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驪山之下爲天下笑

韓子曰吳使沮衛獻虫蠹於荆師荆師將殺之以釁鼓衛曰死者無知則釁無益若有知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因不殺之

孫子曰是故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故夜戰多金鼓晝戰多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於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鳴大勝

黃帝出軍決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唐子曰將勿離鼓旗鼓旗將之耳目也

徐幹齊都賦曰王乃垂華玉之路駕玄駿之駿翠幄浮遊金光皓旰公旦功戎車雲布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旗虹亂陸雲南征賦曰戎士肅而啓行三軍分而雜還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訇隱而砰磕

孫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聲

鞞

釋名曰鞞裨也裨助鼓節也鞞補弥切

呂氏春秋曰倕作鞞鼓

鄭緝之東陽記曰晉隆安中孫恩遣偏師謝咸攻東陽東陽岑山下民聞嶺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破潰而山上鼓鞞亦絕

鞉

齊子曰禹之治天下也懸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鞉音挑

呂氏春秋曰倕作鞉

又曰武王有誡愼之鞉欲誡者捶鞉鼓

鐃

說文曰鐃小鉦也鐃女交功

周禮曰六鼓四金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鐸通鼓鐲音濁鉦也軍行鳴之以爲鼓節

鈴

說文曰鈴丁也從金令聲

左傳曰錫鑾和鈴昭其聲也

魏志曰安平太守宅老鈴下作怪爲烏鵲鬬蓋公府閤有繩鈴以傳呼鈴下有吏者也

風俗通曰鈴柄施懸魚魚者欲君臣沉靜如魚之入水不可復得聞見耳

集異記曰廣陵士甲市得一宅但聞中有搖鈴聲夜輒止後遂見其眞形乃是其故人問曰何以常搖鈴荅曰我與使君藥物故夜持時耳問曰晝日何以不持時曰白日是死道之夜因別而去

鐸

三禮圖曰鐸今之鈴其注鑄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也

說文曰鐸大鈴也

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王隱晉書曰荀勗逢趙郡商賈於路懸鐸於牛識其聲焉及後爲樂勗曰得趙之牛鐸則善諧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諧者世伏其才明

晉書載記曰石勒少時嘗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政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文子曰老子云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消

刁斗

纂文曰刁斗持時鈴也

漢書曰李廣行師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爲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銘曰刁斗在榮陽庫譙音譙形如銷銷火玄切卽鐃也今俗呼銅鐃鐃音桃

漢名臣奏曰漢興已來深存古義宮殿省闥至五六重周備刁斗

柝

說文曰櫟行夜所擊木也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禮曰野廬氏宵客宿息則聚檽

漢舊儀曰中宮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衛衛士周廬擊木柝

張衡東京賦曰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柝守夜所擊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九

兵部七十

敘兵器

敘兵器

牙

禮記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謂脅君

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盾五兵者戈殳戟矛夷

左傳曰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兵甲之事未之學也

春秋佐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諸侯得衆也

漢書曰兵不銳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建幢棨植羽葆鼓車又取官銅候月蝕鑄作刀劒倣効尚方蕭望之以爲僭上不道弃市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圍陵陵軍居兩山間以車爲營陵引士營外爲陳前行持戟楯後行持弓弩

東觀漢記曰盆子降鎧甲兵弩積城西門高與熊耳山等

又曰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以震山東甲衝輣干戈旌旗甚盛

又曰鄧遵永初中遷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刀矛戟楯七百二三千枚

又曰吳漢性忠厚篤於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縈弓戟激揚吏士

吳志曰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干櫓戈矛蔽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王隱晉書曰羊祜表伐吳曰勁弩長弓不如中國長矛楯戟不如中國馬騎淩厲又不如中國吳唯便水戰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吳有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詔曰作琅邪王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劒八枚將軍手戟四枚

三國典略曰梁邵陵王綸篤好書史妙工草隸爲丹陽尹擅造甲仗梁武知之□綸並沉于江中及後出征器械並闕乃獨歎曰吾昔聚仗本備非常朝廷見疑逼使分散今日討逆卒無所資

太公六韜曰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四時應天之法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

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閒禾耜者是其弓弩也鋤梩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

古司馬兵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不齊兵長短相衛太短太輕皆不如法也犯者觸挂也故不齊不及者遠於利也銳者不固則破故弁北擾亂也

又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彊李氏曰迭更也言更戰更息則可堪久悉舉軍戰衆多者彊

軍令曰始出營竪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竪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止鼓角違令者斬

呂氏春秋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

淮南子曰兵革銲磨銲旗名也金鼓鉄鉞所以飾怒也銲市均切

又曰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輿於路故世至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於芻豢牛羊芻牛肉豢豕肉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習俗保其脩命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諸侯力政天下不合而爲一家也

又曰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小輕也以金分出金置隧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爲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矢箭之竿好者鑄金而爲刃也刃五刃刃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无道遂霸天下

崔寔政論曰兵器精利有蔡太僕之弩龍亭之劒至今擅名天下

陸機要覽曰東弓南矛西戟北劒中鼓亦曰四兵

鹽鐵論曰强楚勁鄭有犀兕之甲堂谿之鞬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强伏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以吳楚之士儛利劒蹶强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郡鄣五經折疑駮曰絕於弦不可追止戟執在手制之在人

山海經曰天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下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刃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干寶搜神記曰晉元康中婦人以金銀象角璅瑁爲斧鉞戈戟而戴之以當笄蓋妖之大者也○樊文淵七經義綱格論曰車上五兵戈殳車戟酋矛牟夷步卒五兵戈殳車

戟酋矛矢

魏文典論曰昔周有雍孤之戟屈盧之矛狐父之戈上世名器

抱朴子曰劒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

又曰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驅駭

又曰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荅曰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便不畏白刃大皇帝以試告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陷陳皆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驗矣刀名大房虛星主之矢名防徨熒惑主之弓名曲張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參星主之臨戰時嘗細視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着心前或丙午日日中作燕軍龍虎三囊符歲易之歲符歲易月符月易日符日易或佩西王母兵信符或佩南極

鑠金符或取牡荆以作六陰神將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劒或交鋒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也

魏文帝校獵賦曰抗沖天之素旄兮靡格擇之脩旃雄戟趪音皇而躍厲兮黃鉞扈而揚鮮

又曰千乘亂擾万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峻岨彤弓斯彀戈鋋具舉

徐幹齊都賦曰矢流鏑絓胡卦切張羅蠶作合切飛鋋抱雄戈繆襲籍田賦曰靈旆蔚以燾奡兮雄戟偈以嵯峨彎枉矢於狼狐兮建黃鉞於匏瓜

繁欽征天山賦曰有漢丞相武平侯曹公杖節東征觀六軍於三江浮五湖以曜武左駢雄戟右攢干將彤弧朱矰丹羽絳房望之如火暎奪朝陽

應璩詩曰放戈釋甲胄乘軒入紫微從容待帷幄光輔日月暉

崔駰安豐侯詩曰被兕甲兮跨良馬擇長戟兮彍强弩彍音霍

曹植詩曰皇考建世業余從征四方櫛風而沐雨萬里蒙露霜劒戟不離手鎧甲爲衣裳

魏文帝董桃行曰晨背大河南轅跋涉遐路漫漫師徒百萬譁諠戈矛若林成山旌旗拂日蔽天

應璩書曰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劒耿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疊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

太白陰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

兵五兵不利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之時弦木爲弓剡木
爲矢神農氏之時以石爲兵□□□□□□□□□□□
□□故祭石中矢鏃黃帝之時以玉爲兵蚩尤之時爍金
爲兵割革爲甲始制五兵建旗幟樹羣鼓
又曰鼓以佐軍威
又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
三軍今天子十二軍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又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
又曰門槍二根以豹尾爲刃槍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
左右安立
又曰五方旗五口各具方色大將中營建出六纛後在營
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又曰嚴警鼓一十二面大將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

後
又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各列六具以代金
又曰隊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本陣同五幅
又曰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與諸隊不同各自爲誌
認旗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
又曰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雜大將軍
又曰陣將鼓一百二十五面恐設疑驚敵用
又曰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又曰戰袍四分五千領
又曰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恐揚兵縛筏用
又曰牛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圍牌代四分支
又曰弩二分絃三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
條弦二十五萬隻箭

又曰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張弓三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隻箭射甲箭五萬隻

又曰生鈚箭二萬五千隻長箭垛箭鈚疋梨切

又曰弓袋胡鹿張弓袋並一萬二千五百副

又曰佩刀八分一萬口

又曰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又曰棓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錐鉞鋝代各四支分

又曰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也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竪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尅下日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凶氣先應破軍殺將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舉暉暉終日不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陣此大勝之徵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旗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

又曰始立牙之日凶氣先應旗幟皆垂或逆風滂浡牙竿摧折旗幡絕裂還繞繳竿如此終日勢弱

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也

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皃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抱朴子曰軍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校飄飄終日不息

者其軍有功

魏志曰典韋初爲張邈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

吳志曰陸遜爲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出谷開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又曰黃武八年夏黃龍見樊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胡綜作賦

吳書曰賀齊從上討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失牙齊別拒擊得盛所失牙

晉書曰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後戰軍果大敗

後魏書曰奚斤代人也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拒劉裕及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吳胡綜大牙賦曰狼狐垂曜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羞太牢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寔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表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赫赫晉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競王度暫屯戎狄猾夏虔劉生民蠢爾東胡被髮左衽思我皇澤稽首海裔受爵納貢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實叛實厲侵我神畿隔我嘉惠衰彼黎民嬰此彫殘況荷大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劒忘

飡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年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
黃帝蚩尤五岳之靈兩儀有正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
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鼓
鬱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
宋鄭鮮之祭牙文曰潔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
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贊
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圭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
器增輝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祭牙文曰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姦匿竊命戎
夷不龔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萬國寵綏百
蠻青雲千吕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
蜂聚九山豕食遼塞宴安鴆毒作爲攙槍天厭其凶國用
致討皇帝命我蕭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
建羽旆前列夷貊威威將士聽誓方俟天命爲民殄災惟
尔有神尚殲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
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
乃神人之功豈非正直克明無縱大僻以作神羞

常　旂　旃　物　旗
旗　旒　旛　旌

常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
常明也

尚書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
紀于太常

周禮曰日月爲常十二旒

河圖曰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
法赤鳥曰旒西方法白虎曰旛北方法玄蛇曰旂中央法
黃龍曰常

國語曰吳王會晉於黃池吳王白常白旂赤常赤旟
文選曰建辰旒之太常
又曰建太常兮裨裨

旂

釋名曰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一赤色爲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注曰懸鈴竿頭畫交龍於旒
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又曰旂旐央央
禮記月令曰天子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
周禮曰交爲龍旂諸侯所建
左傳曰周分魯大路大旂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旆

釋名曰旆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三孤所建象無事也
說文曰旆曲柄也所以招士衆也
世本曰黃帝作旆
爾雅曰因章曰旆郭璞曰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也
周禮曰通帛爲旆大赤也周正赤無飾孤卿所建也
左傳曰城濮之戰亡大之事而不治爲奸軍令也司馬殺之以殉于諸侯
又曰以旆招庶人
漢書曰田蚡音憤前堂羅鐘鼓立曲旆如淳曰通帛爲旆蘇林曰柄上曲也
西京賦曰虹旆蜺旄
又曰樹脩旆

羽獵賦曰立歷天之旂曳梢星之旃

物

釋名曰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爲翅尾也將帥之所建也

禮含文嘉曰制度爲科物應以宜明物以類感其方也

左傳曰蔿敖爲宰擇楚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右者挾轅爲軍備左者追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如今斥候持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茅明也或云楚以茅爲旌幟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耳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兵矣

旗

釋名曰熊虎爲旗旗期也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

禮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旍也

又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勁其怒注曰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金羽爲旞析羽爲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

又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也其屬箕尾九星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也鶉火朱鳥宿之柳也其屬有七星也熊旗六斿以象參伐也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也與東壁連體而四星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狐星有矢象妖星有枉矢枉矢者虵行有尾由此云枉矢蓋畫之也韣音獨

左傳曰袀服振振取虢之旗袀音均

又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注日月星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滎澤衛師敗績滅衛衛侯不去旗是以甚敗

又曰越伐吳王孫弥庸見姑篾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勿殺

又曰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蜂旗（蜂旗旗名）

又曰公孫龐以徒五百人旁攻鄭師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鄭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史記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將伐南越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

東觀漢記曰耿弇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鑽於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部人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歸鄉里

沈約宋書輿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蓋取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畫飭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

北史曰盧賁嘗事隋文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

隋書曰凡旗太常畫三辰（日月星）五星旂畫青龍（皇帝升龍諸侯交龍）旗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旞畫玄武皆加雲氣其旜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之以雲氣（通帛爲旜雜帛爲物在軍亦畫其人官與姓名之事號徽幟亦如之）徽幟之制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畫繢之旗六以充玉路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旗三曰朱鳥之旟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榻戟（榻它臘切）

又曰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旐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倅長

唐書曰元和中淮南節度使馬摠進吳元濟旌旗七百三十九事

家語曰子路言志云願得旌旗繽紛下蟠于地

詩推度災曰上出號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動三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情可見矣

戰國策曰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旐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

周遷車服雜記曰晉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設青在左黃在中

六韜曰武王伐紂懸紂之首於白旗

古司馬兵法曰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曰白天之義也周曰黃地之道也（旌首有鈴曰旂三王所以立不失天地人之道也）章夏以日月上明也殷以虎上威也周以龍上文也（章畫飾也三王畫各有所法也）

郝萌占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壽

黃石公三略曰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角人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徵人赤衣黃旗南方七人商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

軍令曰聞雷鼓音舉白幢絳旗大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

聞金音衆青旗舡皆止者斬
王孫子曰桀紂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斯無宅不節財而
暴人也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
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又曰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
列子曰皇帝與炎帝戰以雕鶡鷹鳶爲旗幟
隋巢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
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
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
楚辭曰駕龍輈兮乘雷輈車轅也載雲旗兮委迤
又曰乘迴風兮載雲旗

又曰揚彗星以爲旗
又曰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
朱玉高唐賦曰朅兮若妖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若
駕駟馬建羽旗
相如上林賦曰靡魚須之撓旃以魚須爲旃柄驅馳逐戰也曳明月之
珠旗以明珠綴飾旃
王沉餞行賦曰曳招搖之脩旗若蜺虹之垂天
崔駰東巡頌曰升九龍之華旗
文選曰雲旗拂霓
又曰牙旗繽紛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揭竿爲旗
又曰曳彗星之飛旗

又曰朱旗所拂九土破攘
又曰朱旗降天
又曰建祝妬（祝妬旗名）
又曰青霞雜桂旗

旚

釋名曰鳥隼爲旚旚譽也軍吏所建也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
爾雅曰錯革鳥曰旚（郭璞注曰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也舊說刻革鳥置竿首也孫叔然云革急也言畫急疾之記載鳴鳶鄭玄云載之鳥於旚也周官鳥隼爲旚也按禮詩云如鳥斯革旌首鳥者自是鳥之皮毛明矣）
詩曰孑孑干旚在浚之都
又曰彼旚旐斯胡不旆（旆旒垂也）
周禮曰鳥隼爲旚州里所建也（州長之屬）

旐

釋名曰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縿廣充幅長尋曰旐（郭璞注曰帛全幅長八尺者也）
詩曰設此旐矣
又曰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周宣王也）
周禮曰龜蛇爲旐四旂縣鄙之所建也

旞

釋名曰全羽爲旞旞猶隤也順滑貌也
說文曰旞者導車所載全羽允允而進也
周禮曰全羽爲旞道車所載（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也）

旌

釋名曰折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綏有虞氏之旌也注

旌竿首其形蓼蓼然也綏夏后氏之旌也其形褒褒也白
旆殷旌也以帛繼旒末也翿陶也其見陶陶下垂也
爾雅旌首曰旌郭璞注曰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旄也
廣雅曰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悠悠旆旌
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玄注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者也鄭志王贊問曰舉旌於首當皆以皮那畫之也鄭荅曰皆俱舉皮置於首不畫羽也
周禮曰折羽爲旌游車所建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也全羽折羽皆五色文也
又曰掌舍爲帷宮設旌門樹旌以表門
左傳曰鄢陵之役欒鍼見子重之旌謂晉侯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
又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折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旌

毛

又曰楚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又曰衛宣公烝夷姜與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而殺之壽子載其旌旗以先盜殺之急子後往盜又殺焉
又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公羊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何休曰茅旌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也
史記曰秦併天下以水德之始旌旄節皆尚黑
漢書文帝詔曰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注堯設五達之道令人進善也
又曰高祖使韓信與楚戰信潛伏人於楚軍之側方戰兵敗遂僞走楚軍逐之乃令拔楚旌立漢旌楚師望見奔走遂敗楚矣

後漢書曰世祖進師臨河連旌泛河千餘里

戰國策曰蘇秦爲趙合從於楚威王曰寡人西接秦秦虎狼之國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

漢武故事曰欒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數百因令自相擊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大駭

孟子曰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非其招也夫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況以不賢招賢人乎

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示不蔽也

莊子曰楚昭王使延屠羊說以三旌之位萬鍾之祿也

抱朴子軍術曰軍始出而旌旗繞竿者急住更待善時而出軍

天文要集曰翼星明旌旗用

趙氏兵書曰有鳥集將軍旌上將軍增秩祿

文選曰蔽引鳥旌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蜺爲旌翠爲蓋

又曰筌橈兮蘭旌（筌此緣切橈音饒）

又曰建虹旌兮威夷